

走具有宁波特色的茶路

宁波是中国的茶叶出口重镇，也是“海上茶路”的启航地，打造全市统一的茶叶品牌或许道路险阻，但打造专属宁波的茶文化IP，却是我们走得通的路。而“海上茶路·甬为茶港”正是宁波茶文化最大、最有力的IP。

唐永贞元年，日本高僧最澄到中国学佛，从明州（宁波）回日本时，带去了天台山和四明山的茶叶、茶籽，并将部分茶籽种于日本近江日吉神社旁。这是中国茶叶输出海外的最早记载。之后，唐代空海、永忠等高僧也相继从中国带去了茶叶、茶籽。

宋代，被奉为日本“茶祖”的日僧荣西，曾两次从明州入宋，习茶承道，著《吃茶养生记》。南浦绍明、希玄道元、圆尔辨圆等高僧也均从明州港带去中国茶叶或茶籽回日本。宋代明州还设立了高丽使馆，专事与高丽的官方往来和海上丝、茶等贸易，如今遗址尚存。

到了晚清，宁波口岸出口茶叶仍有全国茶叶出口“半壁江山”之称。

清代刘峻周和10位宁波茶技师，带了几千公斤的茶树种子和数万株珍贵茶树苗，从宁波江北岸轮船码头乘船前往格鲁吉亚，开前苏联种茶之先，被尊称为“茶叶之父”。

陈慈玉在《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》中记载了1861年到1911年50年间，宁波口岸茶叶出口情况，最兴旺时宁波茶叶出口数量能达万吨以上。

由此可见，1200多年以来，宁波一直是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港口，中国茶港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。



将宁波茶文化“具像化”

如今，“甬为茶港”的概念在理论上已经有了一定成果。

近年来宁波先后三次举办“海上茶路”国际研讨会，与会海内外专家公认宁波为“海上茶路”启航地，出版了研究文集，每年也都会与日本专家进行文化上的沟通。2009年，宁波市政府在古明州码头、今三江口，设立了“海上茶路”启航地主题景观。

在2013年召开的“海上茶路·甬为茶港”研讨会上，90余位海内外专家、学者达成共识：宁波茶叶、茶具出口年代之早，时间之长，数量之多，影响之大，均为中国之最，“海上茶路”由此起航，“甬为茶港”名副其实。与会专家、学者认为，“海上茶路·甬为茶港”是宁波具有国际性的独特城市文化元素，做好这篇大文章，不仅是对宁波和浙江，对全国乃至世界的茶文化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但竺济法说，目前，甬为茶港还停留在理论上，没有受到重视。

怎么办？

首先，宁波可以打造一个以茶为特色的城市客厅。

如今面临拆迁的金钟茶城，昏暗冷清，管理松散，何去何从还未可知。除了金钟茶城，老二号桥市场、鼓楼、中兴市场、路林市场等都先后形成过茶叶市场，但宁波至今也没有大型、专业、规范、高品质的茶叶市场。一手打造金钟茶城的负责人，对茶城有了感情，他希望能够保留下来，改造成现代化高楼或仿古的建筑，将传统茶城升级为以茶为特色的城市客厅。除了茶叶，城市客厅内还可放入名优的宁波特产、琴棋书画等元素，将外来游客吸引到城市客厅来。“一个城市多一幢楼少一幢楼对整个城影响不大，但宁波作为海上茶路的启航地，拥有一个能让来客落脚的城市客厅是必要的。”竺济法说。

另外，宁波还要加强茶文化教育。

目前，杭州有国字号茶艺、茶叶权威机构，浙江大学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、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，茶艺、茶文化方面最好的师资也在杭州。

幸运的是，如今时机不错。

近年来，全国茶文化大环境逐渐变好了。

“宁波市每年有茶博会、茶文化节，每两年有行业赛，每年有不少业余爱好者、从业人员（茶艺师）以及十多所中职院校学生参赛，为茶艺爱好者们提供了平台。”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茶艺老师俞东晓说。

目前，宁波主要以茶艺承载茶文化教育。一枚茶，历经火与水的考验，散发出香气，先苦后甜，苦尽甘来，正如人生。一泡茶，在水中起起伏伏，也如人生浮沉。在静心泡茶的过程中，茶之精神也蕴含于此。

宁波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茶艺选修课、兴趣课，邀请校外专家、讲师进校园普及茶文化知识。

但宁波茶文化教育的问题也是摆在眼前的：一是，宁波虽有不少技能大赛，但高质量的、有全国影响力的竞赛不多；二是，在竞赛和证书推动下，学习茶艺难免有一定的功利性，为拿证书而学，基础知识不扎实；三是，在传统观念下，还有不少人认为茶艺师是专门“伺候人”的低端服务行业，因此排斥茶艺；第四，宁波茶艺、茶文化师资水平层次不齐，也没有茶文化专业。“以选修课的形式授课，教学会缺乏系统性，比较碎片化。”俞东晓说。

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启航地，如今却逐渐没落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。以杭州“中国茶都”为借鉴和标杆，宁波茶品牌发展的前路其实并不模糊，能不能走好，还要看行动力。